



## 淺談清代官窯荷葉蓋罐及其在祭祀中的應用

■ 王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兩隻光緒款白釉荷葉蓋罐，樣式傳承久遠，造型栩栩如生。此類蓋罐作為酒尊使用，器型雖不見於《皇朝禮器圖式》，卻得以反覆燒造，成為一款重要的瓷質祭器。本文即以此器為線索，貫穿介紹它所出現的祭祀場景，並探討它與其他祭祀用酒尊之間的搭配關係。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藏光緒款白釉蓋罐（圖1），造型優美。其蓋呈荷葉狀，葉面莖脈分明，以蓋頂螺鈕為中心向外輻射。蓋邊沿向上捲曲，表現出荷葉般栩栩如生的立體感。器身挺拔，唇口、鼓腹、溜肩，頸部刻弦紋一道。器身內外滿施白釉，積釉處微微泛青。



圖1 清 光緒 白釉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 006155



圖2 山西屯留康莊村元墓壁畫 取自袁泉，《物與像：元墓壁面裝飾與隨葬品共同營造的墓室空間》，《故宮博物院院刊》，166期，2013年3月，頁67。

荷葉蓋罐的造型由來已久。目前存世最早的瓷質荷葉蓋罐燒造於北宋，<sup>1</sup>但數量較少。後自南宋逐漸流行，並在元代達到頂峰。其存世器物涵蓋了耀州、磁州、霍州、鈞、龍泉、吉州、景德鎮、玉溪、海康等眾多窯口，遍布大江南北，成爲一時之風尚。<sup>2</sup>如山西屯留康莊村元墓壁畫（圖2）即有此類器物陳設於酒案上，其荷葉蓋、螺鈕的造型與故宮藏品相去不遠。而實物中，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館存有一隻窖藏出土元青花荷葉蓋罐，其蓋上自頂向邊沿輻射的莖脈紋路與白釉蓋罐十分神似。荷葉蓋罐自明代逐漸式微，但仍見洪武（1368-1398）白釉整器（藏於南京博物院）及永樂（1403-1424）甜白釉殘器（藏於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兩器皆爲螺鈕，造型也與清代官窯雷同。以上證據表明，故宮藏光緒白釉荷葉蓋罐其主要視覺元素（如螺鈕，捲曲荷葉造型，葉面莖脈）與前代器物存在相似性，並非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學者施靜菲指出乾隆朝（1735-1796）「皇朝禮器」的設計思路借鑑於內府藏前代傳世品與典章書籍。<sup>3</sup>與此類似，清代官窯荷葉蓋罐的設計靈感也可能源自某些清宮舊藏器物及圖文資料，但詳情仍須勘查。

近年來有學者對明清兩代荷葉蓋罐的使用情況進行了研究。<sup>4</sup>劉光博注意到頒行於清乾隆朝的《皇朝禮器圖式》（以下簡稱圖式）有銅「象尊」一例（圖3b），大象背部駝載的寶瓶即與故宮藏品（見圖1）之形態暗合。北京市天壇公園管理處則有多釉色的光緒款（1875-1908）荷葉蓋罐，當爲壇廟祭祀所用。由此推斷，荷葉蓋罐是清宮祭祀用瓷。

以上研究爲揭示荷葉蓋罐在清宮中的使用場景提供了方向性的參考。然而仍有一些問題值得深入探討：第一、清宮祭祀場景衆多，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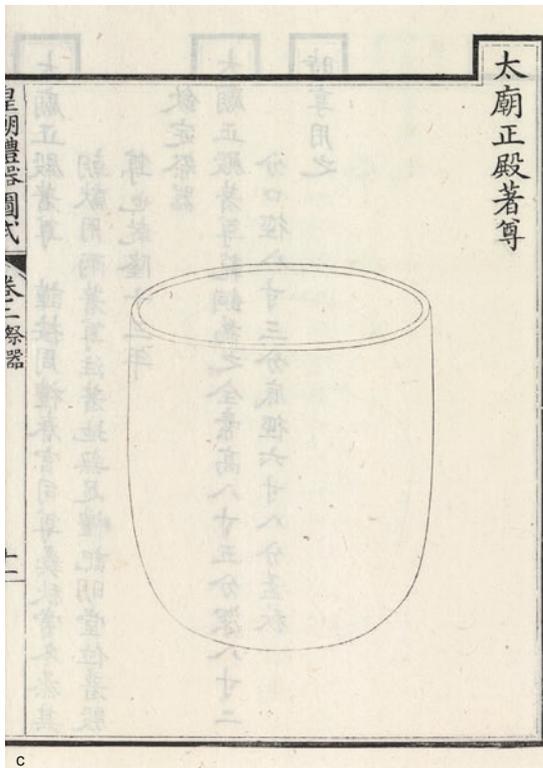


圖3 清 乾隆 《皇朝禮器圖式》 卷2 a. 太廟正殿犧尊；b. 太廟正殿象尊；c. 太廟正殿著尊；d. 太廟正殿壺尊 乾隆三十一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24309

葉蓋罐究竟在哪（幾）種場景中出現；第二、祭祀用酒尊除荷葉蓋罐外還有雙獸耳罐（圖4）及太廟銅尊（見圖3）等，荷葉蓋罐與它們是何種聯繫；第三、既然《圖式》規定壇廟祭祀用瓷尊為雙獸耳罐，天壇為何藏有壇廟應用的各色荷葉蓋罐？為回答以上問題，筆者從清檔入手，在內務府文稿及御窯廠紀錄等相關文獻中找尋線索並與傳世品印證，以期做出些許解答。下文則根據筆者的收穫，以「宗廟祭祀」、「陵寢祭祀」及「壇廟祭神」等場景分類展開探討。

## 宗廟祭祀

學者張小李提出：「中國歷代皇帝宗廟是由太廟、原廟所構成的一個系統化祭祀群，其中，太廟是主體，而形形色色的原廟，即太廟之外的皇帝宗廟，是皇帝宗廟系統的重要輔助部分」。<sup>5</sup>以此為據，可知清代的宗廟

祭祀以太廟為中心，向奉先殿、壽皇殿等多處原廟展開。太廟共有兩處地點使用酒尊：一是供奉功王、功臣牌位的東西配殿。如乾隆十五年（1750）、二十年（1755），為超勇親王策凌（1672-1750）、大學士張廷玉（1672-1755）配享太廟燒造「白磁鼠罇」（即白釉瓷質雙獸耳罐）。另一處則是太廟正殿，於孟春、孟夏、孟秋、孟冬時享及歲暮禘祭時分別以銅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山尊祭祀列聖列後。以上場景在《圖式》中都有詳細記錄，但無荷葉蓋罐的身影。

奉先殿是清代內廷供奉帝后神牌的家廟；壽皇殿則是集中存儲展示帝后御像聖容及生前遺物的場所。二者祭祀對象與太廟相同但佔地面積較小，功能相對簡化，如無功王功臣配享，不設牲俎，不行飲福受胙禮。<sup>6</sup>由於兩原廟與太廟祭祀對象一致、禮儀相似，學者往往將它們合併討論。但考察清檔列出的帝后升祔各殿所添置祭器，則透露出其中仍有不同。如咸豐元年（1851）清檔記載了為道光皇帝（1782-1850）升祔奉先殿添置的器物，<sup>7</sup>其中除了包括體現逝者身份尊貴的黃金器皿（金匙箸一分，金爵三隻），<sup>8</sup>及欽定皇朝禮器（登一件，銅一件）外，御窯廠燒造了大量以「供鮮」為名的尋常杯盤碗碟及白釉瓷尊，這不失為一種生活化的體現。與此呼應的是兩殿在祭典與祭品上的擴展：在祭典方面，太廟僅有「時享」、「禘祭」及「告廟」。<sup>9</sup>而兩殿則增加了年節、朔望薦新（每月第一天進獻當月出產的時鮮）等常祭。祭品方面除在大饗提供醯醢，豚胎、脾柝、菁菹等佶屈聱牙的古老供品外，薦新的時鮮更包括了如荔枝、櫻桃、茄子、西瓜等鮮美可口的日常果蔬。<sup>10</sup>與此同時，比太廟更加頻繁的祭品加工活動則在清檔中留下大量為奉先殿膳房、茶房補



圖4 清 乾隆 黃釉雙獸耳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瓷 000343

充器物的信息。以上情況表明，太廟祭祖作為外朝國祭，著重尊古製禮，刻意與天地日月等神廟看齊，目的是將祖先「神性」化，對外宣揚皇權的正統與傳承。而奉先、壽皇殿祭祀作為內廷家祭則通過「薦新」、「供鮮」，設立「膳房」、「茶房」及展示御容遺物等動作，對內抒發「人倫」，營造出先祖音容笑貌尤在、父慈子孝的溫馨場景。

關於兩殿白釉瓷尊的面貌，各朝九江關紀錄提供了側面線索。咸豐元年有燒造「奉先殿白瓷罇」、「壽皇殿白瓷罇罐」的條目，雖然器名無「荷葉」，「鼠頭」等特徵，但生產工序中提及「印接天祿耳」，且尺寸與同年生產的「三壇（筆者註：圓丘壇、祈穀壇、地壇）明黃瓷罇」及「三壇天青瓷罇」一致。<sup>11</sup>可見咸豐朝（1851-1861）奉先殿白瓷尊由《圖式》所指的雙獸耳罐擔當。但該紀錄顯示此器帶蓋，這與《圖式》稍有不合，<sup>12</sup>其樣貌可能更接近於清初的雙

獸耳蓋罐（圖5）。而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檔中，情形發生變化。該紀錄點名燒造「奉先殿荷葉白磁罇」，可知白釉荷葉蓋罐在原廟中也有了一席之地。至於為何改製為荷葉蓋罐，下文「壇廟祭神」一節有所分析。

宗廟祭祀的相關程式大都在固定的殿堂中完成，而光緒七年（1881）檔提到了一種特殊應用——「預備神牌回京沿途需用荷葉蓋白釉罇」（鐵源、李國榮編，《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39，頁177）。這裏的「神牌回京」就涉及清代宗廟制度的「題主禮」——帝后神牌由「陵寢工部」在陵寢預先製作，<sup>13</sup>梓宮奉安皇陵時由滿漢大臣各一位，持毛筆以石青在神牌的「神位」二字上題一筆，以示神牌最終完成。<sup>14</sup>完成後的神牌擇吉日由帝陵返回北京，神牌抵京後升祔太廟永遠供奉。這則光緒檔表明，神牌返京途中仍會舉行祭祀儀式，<sup>15</sup>而荷葉蓋罐一路陪伴帝后神主從皇陵出發，走完「人生」最後的「高光」之路，直至奉安太廟，迎來永恆的寧靜。

## 陵寢祭祀

荷葉蓋罐在陵寢祭祀中的應用非常普遍。清檔多次出現為東西二陵燒造「荷葉蓋白釉罇」的紀錄，這種數量的激增有多個原因：第一、祭祀對象的擴大——宗廟祭祀的對象相對單一，而陵寢祭祀的範圍就寬廣很多，除去帝后外又包括妃嬪、皇族等多個角色。每遇貴族陵寢奉安都需要添置一些祭器，其中荷葉蓋罐便赫然在列。如同治元年（1862）「恭辦常妃、祥妃神牌陳設……需用暗龍黃磁碗貳個（圖6），醬色細磁茶碗貳個（圖7），青花白地磁罇貳個（圖8），白磁酒罇貳個（見圖1）」，<sup>16</sup>這些祭器如「暗龍黃磁盤」，也大量應用於宮廷內膳房各局，傳達著儒家傳統「事死如事生」的



圖5 清 官窯 藍青獸頭耳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 005092



圖6 清 道光 黃釉劃花雙龍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 003195



圖7 清 光緒 紫金釉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 002394



圖8 清 光緒 青花番蓮紋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 002358

理念；第二、荷葉蓋罐可能是置備祭品酒食過程中大量使用的實用器，需要經常添置更換。清代帝陵周圍有一批常設機構為已經埋葬地下的和前來祭拜的滿清貴族服務。除上文提到的「陵寢

工部」外，還有「陵寢內務府」、「陵寢禮部」負責日常事務。其中禮部的職能就包括了製作酒食，宰殺牛羊等（徐廣源編，《清東陵史話》，頁41-43）。與此功能對應的則是清檔中多處出現，如光緒七年普祥峪定東陵「茶膳餚房及六雜行應用白磁酒罇四個」，光緒二十年（1894）「裕陵禮部更換六雜行用白磁罇六個」，光緒十六年（1890）「西陵內務府衙門諮領泰陵並皇貴妃園寢配殿項下，並屠戶、酒戶等行更換各項器具……需用白磁酒罇九個」的紀錄。<sup>17</sup> 以上資料顯示，陵寢服務體系有所謂「六雜行」的分類，且「屠戶」、「酒戶」位於其中。這些人顯然都是為製作酒食祭品而存在，他們的日常工作用到了荷葉蓋酒尊這樣的官窯瓷器。考慮到祭拜對象生前的尊貴身份，使用昂貴的官窯瓷器來繼續為長眠地下的貴族服務，仍舊是對「事亡如事存」的一種實踐。聯繫到前文奉先、壽皇殿神牌前供奉白瓷酒尊——如宣統元年（1909）「壽皇殿德宗景皇帝（筆者註：光緒帝 1871-1908）聖容前應用白磁罇」，且其茶房膳房也使用白瓷酒尊，可見此類荷葉蓋罐在宗廟及陵寢祭祀中都有祭器與實用器的雙重身分。

## 壇廟祭神

成書於乾隆朝的《皇朝禮器圖式》對清代國家祭祀典章制度及祭器規範做了詳細的規定。自乾隆始，各朝皆尊照《圖式》燒造各色雙獸耳罐擔當壇廟祭神用瓷質酒尊，然而這種情況在光緒後期發生了根本轉變。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爆發，八國聯軍侵華後佔領北京，並以天壇為司令部，將各宗廟、壇廟祭器洗劫一空。次年，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聯軍撤離。根據清廷統計，各處損失祭器達千件，已經無力保證壇廟祭祀的正常舉行。

為擺脫窘境，自光緒二十八年（1902）起，御窯廠對壇廟祭器進行了大規模製補。這其中瓷尊一項，查得該年燒成黃瓷尊一批，工藝含有印接鼠耳並配蓋，可見其仍為雙獸耳蓋罐。但到光緒二十九年（1903）補燒二十八年欠交瓷器時，已經改為荷葉蓋罐，且除白釉外，更發展出藍、紅（藕荷）、黃、月白（天藍）各種釉色（圖9）。這批光緒二十九年的創新產品構成了今日北京天壇公園藏荷葉蓋罐的全貌，也標誌著荷葉蓋罐取代流失嚴重的雙獸耳罐，正式成為壇廟祭神的瓷質酒尊。

對一款《圖式》中已有詳細規定的皇朝禮器進行大規模改製，往往歸咎於重大歷史變故

帶來的不可抗力。如同治朝改製燒造「新式祭器」就是承受了咸豐朝太平天國（1851-1864）搗毀御窯廠帶來的技術與人力困境。<sup>18</sup>而庚子事變雖然沒有直接衝擊景德鎮，但面對如此龐大的製補需求，御窯廠必然也是捉襟見肘。光緒二十八年檔提及「所有壇廟自洋兵退後應用祭器均皆遺失無存……壇廟所需等項其色不同，其樣尤繁。若照原製燒造，誠恐趕辦不及。今……變通章程，酌燒黃色一分，以歸簡易」。可見面對壇廟十室九空的慘相，清廷萬不得已只能將多樣單色釉品種精簡為黃釉，暫且應付。由此推斷，將雙獸耳蓋罐停燒，轉而使用荷葉蓋罐，可以一體實現壇廟、陵寢、宗廟應用的統一，快速滿足各祭祀場合對酒尊的需求。並且從燒造工藝出發，荷葉蓋罐造型相對簡單，比需要雕刻印接鼠耳的雙獸耳蓋罐製造效率應有提高。

## 陳設方式

上文討論了包括荷葉蓋罐在內，幾款祭祀用酒尊的使用地點。若能在文獻中繼續發掘其陳設方式，對還原器物的應用場景也有幫助。王崇齊在考察故宮藏黃釉雙獸耳罐時，注意到乾隆朝文獻對其在尊案上的陳設方式有所規定：



圖9 清 光緒 各色荷葉蓋罐 北京市天壇公園管理處藏 取自北京市公園管理中心編，《園說：北京古典名園文物珍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頁53、65、77、89。



圖 10 1914 年冬至祭天圓丘壇尊案影像 取自 Zumbun, John D. *Temple of Heaven: Peking: art series III*. Beijing: Camera Craft Co., 1914, 21.

罐上罩以「疏冪」（即四角方巾），每角墜兩隻「天下太平」錢。<sup>19</sup> 由此類推，作為祭器的荷葉蓋罐以及太廟等處擺放的銅酒尊是否也如此處理呢？咸豐元年為道光帝升祔奉先殿的添置物品清單中有所暗示：「古銅四季罇各一件（隨墊，各隨黃雲緞袷套），蓋四季罇黃布單蓋袷二件，隨太平錢十六個」。這裏的四季罇就是「四孟時享」用的銅尊，而太平錢的數量，正好如乾隆朝規定，每張蓋袷八個，一角兩隻。黃布單蓋袷即是乾隆檔所提到的「疏冪」。每件尊運抵時都以黃雲緞軟裝包裹。然而一組四隻銅器卻只使用兩塊墜錢蓋袷，<sup>20</sup> 對此筆者有兩種猜測：一是四尊應用時都以蓋袷遮蔽，但因為不必同時陳列，兩塊互相備用即可；第二則是四尊中著尊、壺尊與乾隆朝雙獸耳罐器型相

近且都無蓋（見圖 3、4）。因此墜錢蓋袷專為二尊所配，在使用時充當器蓋防塵。另外，清檔偶有提及其他的相關用品如尊案，木座及「黃絨罇絡」。綜合以上資訊，推測陳設的可能形態為：銅尊置於尊案之上，下配器座，上鋪蓋袷，四角墜錢，身上可能割有黃絨纓絡配飾。

針對荷葉蓋罐的附屬配飾清檔中幾乎沒有記錄。僅有「茶房白磁罇一件，罇墊一個」，推測為存儲時的底部軟墊。有趣的是，雖無文字記載，荷葉蓋罐真實的使用影像卻得以保留。中華民國三年（1914）冬至，袁世凱（1859-1916）於圓丘壇搭設尊案祭天。現場拍攝的珍貴照片中可以看到荷葉蓋罐配以蓋袷的身影（圖 10）。此時距清朝滅亡不足三年，這種陳設方式具備一定的參考價值。

## 小結

荷葉蓋罐作為中國陶瓷史上傳承久遠的優美器物，在清代皇家祭祀場景中得到了大量使用，並於大多數時間以白釉示人。在宗廟祭祀中，它與雙獸耳蓋罐及銅尊搭配應用，營造了一個涵蓋「國祭」與「家祭」，「神性」與「人倫」的多元場景。在陵寢祭祀中，它以樸素的釉色、

簡潔莊重的身形擔當了祭器與實用器的雙重角色，服務於清代帝陵事務的各個環節，見證了皇室成員的迎來送往，悲歡離合。光緒晚期，在搖搖欲墜的清王朝遭受又一次重擊之下，它取代雙獸耳罐，「升格」為重要的壇廟祭器。而披上各色釉彩外衣的荷葉蓋罐也成為了滿清帝國落日餘暉中一抹難得的亮色。

作者為美國 DoorDash 公司工程師

### 註釋：

1. 李鈺，〈宋元瓷器中的荷葉蓋罐〉，《東方博物》，56 輯（2015.12），頁 87。
2. 熊振東，〈淺析瓷製荷葉蓋罐的發展史〉，《東方收藏》，62 期（2015.6），頁 62-67。
3. 施靜菲，〈從「器」到「禮」的實踐：乾隆朝《皇朝禮器圖式》中的祭器〉，《故宮學術季刊》，37 卷 4 期（2020.9），頁 1-82。
4. 劉光博，〈明清時期荷葉蓋罐用途與定名考〉，《文物鑑定與鑑賞》，257 期（2023.7），頁 138-141。
5. 張小李，〈清代皇帝原廟制度初探〉，《故宮學刊》，2015 年 13 輯，頁 302。
6. 王子林，〈奉先殿原狀與祭祀考〉，《故宮學刊》，2018 年 19 輯，頁 307。
7. 鐵源、李國榮編，《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08），卷 32，頁 398、412-414。
8. 賴惠敏，〈清乾隆皇帝製作金屬祭器的意義〉，《故宮學術季刊》，37 卷 3 期（2020.5），頁 66。
9. 張小李，〈清代太廟祭祀禮儀略論〉，《明清論叢》，2016 年 16 輯，頁 236-242。
10. 張富強，〈景山壽皇殿歷史文化研究〉，收入第十三次北京學學術研討會編輯小組編，《北京學研究 2011：北京線性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北京：同心出版社，2011），頁 120。
11. 鐵源、李國榮編，《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 33，頁 7、8、10、13。
12. 乾隆帝（1711-1799）要求雙獸耳罐「不應安蓋，不必配蓋」，詳見鐵源、李國榮編，《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 3，頁 175。
13. 陵寢工部，全稱「陵工管理修造事務工部」。是常設於東西陵，負責陵寢一般性修繕維護和部分祭祀用器物製作的部門。詳見徐廣源編，《清東陵史話》（重慶：重慶出版社，2017），頁 44-45。
14. 張小李，〈清代太廟神主題主禮淺考〉，《明清論叢》，2015 年 15 輯，頁 376-388。
15. 道光七年（1827），道光帝將早年薨逝的元配夫人鈕祜祿氏（1781-1808）追封為皇后並移葬至寶華峪地宮，其神牌自京郊豐台原葬地啓程，經六天五站抵達東陵。這期間沿途每日舉行「夕奠禮」，「朝奠禮」。清代帝后神牌回京的情況雖無詳細記載，但很可能與此類似。詳見（清）昆岡等，《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 487，〈禮部·喪葬·孝穆成皇后大喪禮〉，檢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s://tinyurl.com/3ckj73jd>（檢索日期：2024 年 4 月 5 日）。
16. 陵寢用「暗龍黃磁碗」與「醬色細磁茶碗」在清檔中多有提及，如《九江關造具光緒五年份傳琢圓器清冊》載有「奉安山陵需用裡外黃釉暗龍茶盃」與「裡外醬色茶盃」。其燒造尺寸與圖 6、7 非常接近（僅比圖 7 底徑略小），面貌應與兩圖類似。此類器物有白裡品種存世（參考故宮藏故瓷 001498，故瓷 002389）且用於祭祀場景——如同治十三年（1874）壽皇殿西龕用「黃磁白裡暗龍盃」。因此不能排除兩妃陵寢使用白裡瓷碗的可能性；「青花白地磁罇」在清檔也稱為「藍花有蓋罇」或「藍花瓷酒罇」。其辨別可參考同為陵寢用盛酒器的「藍花白地大海盃」，該碗在道光三十年（1850）昌陵隆恩殿應用中描述為「青花白地西蓮大酒碗」。同理類推，此罇或如圖 8 繪西番蓮紋飾。
17. 以上檔案所謂「白磁酒罇」，雖未點明具體樣貌，但聯合查詢御窯廠燒造情況，都可發現製作陵寢應用荷葉蓋罐的記錄：如光緒六年（1880）九江關祭器清冊即明確列出「昭西陵需用荷葉蓋白釉罇」。
18. 詳見拙作，〈皇朝的背影——淺談一款始見於晚清的「皇朝禮器」〉，《故宮文物月刊》，490 期（2024.1），頁 96-105。
19. 王崇齊，〈淺論院藏黃釉雙獸耳罐〉，《故宮文物月刊》，298 期（2008.1），頁 92-93。
20. 四隻銅尊配兩張蓋狀的添置方式並非偶然。道光元年（1821）為嘉慶帝（1760-1820），光緒七年為慈安太后（1837-1881），宣統元年為光緒帝升祔奉先殿也是如此置辦。

院藏清代歷史文書珍品

— 端陽時節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s  
Collection of Qing Dynasty Historical Documents:

Time of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6/1-8/25

103 陳列室

